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七十二

雜記人物

仁祖盛德

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眞宗信李沆

眞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

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餘年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

仁宗非棄才之主也

英宗惜臣子

英宗皇帝郊祀習儀尚書省賜百官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已賜赦韓丞相琦以聞帝曰已放罪琦奏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帝愛惜臣子欲曲全其名節者如此士當何以爲報臣軾聞之於歐陽文忠公修云

神宗惡告訐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刼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

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
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爲法禁
行匿名書而賊以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
流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上殿論
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
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爲賊許
不干已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
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可爲忠厚之至然熙寧元
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
賞以許告捕者此當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

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録

永洛事

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舜舉中宫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黠者間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為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也

彭孫謟李憲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爲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至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刼盜招出氣陵公卿韓持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謟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于時將乞許覬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范文正諫止閤下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軾先君奉詔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耳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

谿洞蠻神事李師中

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辟入梅山谿洞中說諭其首領見洞主蘇甘家有神畫像被服如

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權桂府耳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

曹瑋知人料事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鬷爲三司副使疏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鬷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時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貿易

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以此殺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爲樞府之時乎盍自今學兵講邊事觀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觀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密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去觀之孫爲黄門壻故知之

呂公弼招致高麗人

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爲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語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呂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拯遣商人招之天下知罪拯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

黃寔言高麗通北虜

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服折旋俯仰中

細觀之其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南提舉黄寔言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鋌夷人皆拆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恐北虜有覘者以爲眞爾由是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悮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所過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雎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書之

范景仁定樂上殿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爲也近得其姪伯禄書云景仁上殿爲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楊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諸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楊雄之言可謂誇矣

張士遜中孔道輔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劾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㝡其害者幸

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退傳張士遜不[illegible]
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
與語久時臺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輔
喜士遜云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
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
既貶琳亦黜道輔充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感憤
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杜正獻焚聖語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
宗云卿等審欲郡當具所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

之翰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其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終始者蓋難也

蔡延慶追服母喪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爲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爲臺所彈遂乞追服遂知蠏筐蟬緌不獨成人之喪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三歲捨去長大剌

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迺得之奉養三
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迺爾遠耶
謫居於黄而壽昌爲鄂守與予往還甚熟予爲書
梁武懺引者也

王欽若沮李士衡

李士衡之父壹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
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眞宗論時文弊因言路振
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
振爲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王伯庸知人

余與狄子雅同館北客有以近歲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與范希文帖云今將佐除狄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狄即先相武襄公張則客省使退夫皆一時名臣亦足以見伯庸之知人也

盛度責錢維演誥詞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維演蓋邪正不相入也維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為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追皆權要之子蓋維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人怪度老而筆

周穜擅議宗廟事蘇子容道此

韓縝酷刑

韓縝爲秦州酷刑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滑稽尤善對或問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

蜀公不與物同盡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發蒼黑郁然

如晝也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形徃而氣血不衰故發於外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必不與萬物同盡有不可知者矣

韓狄盛事

韓魏公在中山狄青爲副總管陳薦爲幕客今魏公之子師朴出鎮而青之子詠薦之子厚復踐此職亦異事也

温公過人

晁無咎言司馬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耳余亦記前輩有詩云

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皆可終身守之

文忠公相

文忠公嘗語余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如面名動天下脣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如面則衆所共見脣不着齒余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張安道比孔北海

士輩云張安道向渠說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惷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室所謂輕於

鴻毛者何名爲惷惷哉

宰相不學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荊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也

夾注轎子

施道民爲孫威敏所賺既而復得爲民借兩軍人肩輿而出會子固見之曰一隻好夾注轎子聞者爲之絶倒

則又出一言而解釋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輟筯而問曰孔子不徹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徹薑食將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二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以利害民

近者余安道孫獻策榷饒州埠器自監榷得提舉

死焉偶讀太平廣記正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為嘉興徐浦下場糴鹽官侮慢廟神以死以此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以樂害民

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延慶為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千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為姦民大病之予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樂為窮民之害意洛陽之會亦必為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為洛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

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曰君謨乃為此耶

史經臣兄弟

先友史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先君同舉制策有名蜀中世所知沆子凝者其弟也沆才氣絕人而薄於德彥輔才不減沆而篤於節義博辯能屬文其思子臺賦最善大畧言漢武晉惠天資相去絕遠至其惑則漢武與晉惠無異竟不仕年六十卒無子先君為治喪立其同宗子為後今為農夫無聞於人沆亦無子哀哉

徐仲車二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張永徽老健

蜀人張宗誨永徽年六十七鬚髮不甚白而精爽緊健超逸澗谷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孏歌而已恨不欵曲問其所行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然非世俗間人也

陳輔之不娶

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非人也東坡曰子有猶子乎曰有坡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劉彭澤不解事忍飢作此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爲丹陽南郭人

張憨子

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

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盌水如何漱得坡云慚愧闍黎會得

記徐仲車語

東坡將別乞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有德以將之故耳

子由幼達

子由之達蓋自幼而然方先君與吾篤好書畫每有所獲真以為樂唯子由觀之漠然不甚經意今

皆有先見固宜也

馬正卿守節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旣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遂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李與權節士

李秀才字與權居太學八年未嘗謁一日告爲祭酒所知趙公材求士於祭酒祭酒薦之遂爲公材客可謂節士可喜可喜

馬夢得窮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

黎子明父子

黎子明之子爲繼母所讒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夫婦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還子爲買羊沽酒送歸其家爲父子如初庶幾頴谷封人之意

書唐允從論青苗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荅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耶

黎檬子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爲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眞有是也一日聯騎出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木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已爲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可復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本秀二僧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嘘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冤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

走王公涸涸都邑安有而不辭殆非浮屠氏之務也

朱照僧

朱氏子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皆願出家禮僧守素守素參寥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予赤壁二賦鏘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冠東南此參寥法孫東坡門僧也

鍾守素

參寥行者鍾守素事參寥有年未嘗見過失僕常默察其所爲似有意於慕高遠者參寥言秦太虛

有意爲率交游間三十人每人十千買祠部牒令得出家此亦善緣僕既隨喜然參寥不善干人故書此以付守素

妙總 以下書贈惠誠

妙總師參寥子與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葢多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葢未嘗有怒者

維琳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

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圓照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須有作相自辯才歸寂道俗皆宗之

秀州長老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楚明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仲殊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辭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

守欽

州定惠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

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超絶語有璨忍之通而無島可之寒予往來三吳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思義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于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辯鋒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

聞復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雄逸變態

放而不流其爲人稱其詩

可久清順

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二闍梨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久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穎

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夜予作樂於寺穎坐一夫肩上予謂口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惠誠

右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録此數人以授惠誠使歸見之致余意且爲道余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書

書贈柴酺

贈監大師顯榮行解俱高得數日相從殊慰所懷

記与契順答問

蘇臺定慧院靜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涉嶺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什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擔勢緩步而去

僧自歎

僧謂酒般若湯謂魚水梭花謂雞鑽籬菜竟無所益但自欺而已世常笑之然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上自患食肉欲結上齋社長老聞之欣然曰老僧願與一名

記焦山長老答問

東坡居士醉後單衫遊招隱既醒着衫而歸聞大

衆云適來醉漢向甚處去衆無荅明日舉以問焦山焦山乂手而立

記參寥龍丘荅問

慈湖程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布懸如屋中雪如羣鶴舞參寥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掇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參寥不納曰待汝一口吸盡此水即令汝作龍丘子無對

記石塔長老荅問

石塔來别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起

立云遮箇是塼浮圖耶居士云有縫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曾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記南華長老答問

居士着衲衣因見客着公服次謂南華曰裏面着衲衣外面着公服大似厄良爲賤華曰外護也少不得居士曰言中有響華曰靈山囑付不得忘却

書別姜君

元符巳卯閏九月瓊守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

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書別子開

子開將往河北相渡河寧以冬至前一日被旨過節遂行僕以節日來賀且別之留飲數盞頹然竟醉案上有此佳紙故爲作草露書數紙遲其北還則又春矣當爲我置酒蟹山藥桃杏是時當復從公飲也

夢韓魏公

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魏公跨鶴來曰被命同領劇曹故來相報比歸中原當不久也

記神清洞事 以下俱異事

曹煥遊嵩山中途遇道士盤礴石上揖曰汝非蘇轍之壻曹煥乎顧其侶曰何人曰老劉道士寓此未嘗與人語道士曰蘇軾歐陽永叔門人也汝以永叔爲何等人煥曰文章忠義爲天下第一道士曰汝所知者如是而已我永叔同年也此袍得之永叔蓋嘗敝而不補未嘗垢而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神清洞乎汝與我以某年某月某日同集某處我當以某年月日化於石上復坐不復語煥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石上

空冢小兒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冢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冢欲收其骨則見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冢中空無有唯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冢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求小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有靈者能蟄燕蛇蝦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

千歲蝦蟆也法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張與子言嘉祐六年

太白山神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卿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書要會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神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

者即告太守遣使視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湫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爲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華陰老嫗

眉之彭山進士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有牌堠云毛女峰者見一老嫗坐堠下鬢如雪而無寒色時道

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迹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未怪其異而莫之顧獨孫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以予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二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魚

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之意余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魚當復見已而魚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舊為靈異青神人朱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髽而負琴邀至室文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殺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仏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池魚自達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池以塼甃四周皆有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漏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耳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意精誠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耳

費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

償之老人笑曰予視其上字云此床以某年某月造某年某月爲孝先所壞自其數耳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也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眞僞特未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

幸思順服盜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酤酒江州人無賢愚

皆喜之時刼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喜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刼掠於蘄黃間群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即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刼幸老所親哉斂所刼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王平甫夢靈芝之宮

王平甫煕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

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之宮邀平甫欲與之俱往宮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當迎之至此悅然夢覺時禁中已鍾鳴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之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夢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之曰往靈芝之宮其果然乎卜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室樂天自爲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夢寔相似蓋二人者皆天才

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皆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以慰其思

廣利王召

余嘗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竭明子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也其下驪珠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眞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

為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伉融為其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旁一冠簪者謂之鼇相公進言客不避忌諱伉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廝壞

記授眞一酒法

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桄榔葉手攜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者曰子嘗眞一酒乎就坐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

樓下風振水涌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眞一法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別恍然

夢彌勒殿

僕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辯才海月皆在相見驚喜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游不及冠帶既覺忘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

應夢羅漢

僕往岐亭宿於團風夢一僧敗面流血若有所訴

明日至岐亭以語陳慥季常皆莫曉其故僕與慥入山中道左有廟中神像之側有古塑阿羅漢一軀儀狀甚偉而面目爲人所壞僕尚未覺而慥忽悟曰此豈夢中得乎乃載以歸使僧繼蓮命工完新遂賓之安國院左龍右虎叅第五尊者也

仙姑問荅

僕嘗問三姑是神耶仙耶三姑曰曼卿之徒也欲求其事爲作傳三姑曰妾本壽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父爲廛民教妾曰汝生而有異它日必貴於人遂送妾於州人李志處修學不月餘博通九經

父卒毋遂嫁妾與一伶人亦不旬日洞曉五音時刺史誣執良人置之囹圄遂強取妾爲侍妾不歲餘夫人側目遂令左右擒妾投於厠中幸遇天符使者過見此事奏之上帝上帝勅送冥司理直其事遂令妾於人間主管人局余問云甚時人三姑云唐時人又問名甚三姑云見有一所主不敢言其名又問刺史後爲甚官三姑云後入相又問甚帝代時人姑云則天時又問上天旣爲三姑理直其事夫人後得甚罪三姑云罰爲下等三姑因以啓謝云學士刀筆冠天下文章爛寰宇身之品秩

餘之本常朝對其矜而不能置違皇王懷念而未
嘗引拔暫居小郡寔為大賢如賤妾者主之愛而
共憎事之臨而無避罪於非辜之地生無有影之
門賴上天之究情使微軀之獲保何期有辱朝從
下降寒門罪宜千誅事在不赦維持陰福以報大
恩又問云某欲棄仕路作一黃州百姓可否三姑
戲贈一絕云朝廷方欲旌搜羅肯使賢侯此地歌
只待修成雲路穩皇書一紙下天河又問余欲置
一庄不知如何三姑云學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
庄不得又云道路無兩頭學士甚處下腳再贈一

絕云蜀國先生道路長不曾插手細思量枯魚尚
有神仙去白是凡心未滅亡又謝臘茶詩云陸羽
茶經一品香當初親受向明王如今復有蘇夫子
分我花盆美味嘗又謝張承議惠香云南方寶木
出名香百和修來入供堂賤妾因知難負荷爲君
祝頌達天皇又贈世人云贈君一術恥生辰不用
操心向不平隱賄隱財終是妄謾大謾地更關情
花藏芳蘂春風客龍臥深潭霹靂驚莫向人前誇
巧佞蒼天終是有神明又贈王奉職云平生有幸
得良妻此日同舟共濟時蜀國乃爲君分野忌余

自此有前期又爲琴歌云七絃品弄仙人有當得
世人輕挿手一聲欲斷萬里雲山林鬼魅東西走
況有離人不忍聽纔到商音淚漸傾鴈柱何須誇
鄭聲古風自是天地情伯牙死後無人知君侯手
下分巧奇月明來伴青松陰露齒笑彈風生衣山
神不敢隱蹤跡笑向山陰懼傷擘一曲未終風入
松玉女驚飛來住側勸君休盡指下功引起相思
千萬滴

王翊救鹿

黄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嘗於水邊見一

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瘡翊發悟以數千錢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迺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人迺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黄鄂之風

近聞黄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

中及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遂以書遺之俾立賞罰以變此風黃之士古耕道雖椎魯無它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蓮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亦閒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陳昱再生

今年三月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初見

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傍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烏鵲所啅姊曰此補網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間下吏追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巳籍書示之年六十

九官左班殿直日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身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徃訖蘇周果死

徐問眞從歐公游

道人徐問眞自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爲鍼以土爲藥治病良有神驗歐陽文忠公爲青州問眞來從公游久之乃云聞公政仕復來汝南公常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爲之主公嘗有足疾狀少異莫能喻問眞教公吸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輙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

我友罪我與公卿游我不敢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俟之問真出城雇村童使持藥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真於髮中出一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知其存亡童子竟發狂亦莫知所終過汝陰見公具言如此其後予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病某以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十一月十日與叔彌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有甚異者不欲書之

道士鍛鉄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醜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費用匱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斤以少藥鍛皆爲銀乃去後數十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騾此人腰褌一鞭從其後道士遥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不見

金剛經報

蔣仲父聞之於孫景修近歲有人鑿山取銀鑛至

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鑛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記年平生誦金剛經嘗以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心則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守一若飢則一與之糧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得所謂一者乎

師續夢經

宣德郎廣陵郡王院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德翁喪其母呂夫人之十四日號擗稍間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且言世所傳本多誤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爲善本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德

參欲訪此本而不可得苫寢柩前而外甥進士師續假寐其側忽驚覺曰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糟薑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此殆非夢也德翁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獲覩鬻糟薑者之狀則夢中所見也德翁舁行扶柩歸葬於蜀某方踰嶺外偶弔德翁楚泗間乃爲記之紹聖元年同郡蘇某記

廣州女仙

予頃在都下有傳李太白詩者其畧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於酒

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有無眞不可以意度也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降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語非紫姑神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群鳥獸者託於箕箒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遊其必有以致之也歟

鬼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illegible]

非也意有其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illegible]

妻於巳厚薄珉金釵藏之壁中志以語之旣行[illegible]病且死以告其僕旣而不死忽聞空中聲眞其夫也曰吾巳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所妻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妻迺反以爲鬼也

石普嗜殺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慙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旣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爲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作普亦愈

陳太初尸解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前年惟忠又見予於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

何物道士使我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城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黃僕射得道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官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家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事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遂投筆徑去不可留

子歸問其狀貌孫云似影堂老人也運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僧伽同行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有何國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别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

知然子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故乎

壽禪師放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覘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遂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現市曹以度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上走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窮逐海上去此地稍近當此證阿羅漢

果

處子再生

戊寅十月予在儋耳聞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復生予與進士何旻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言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飧及數千

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飫入門者繫者皆爭取其飫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擊跽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掌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于數十步而落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者邪書之以為世戒